心理学报 2021, Vol. 53, No. 6, 667−680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1.00667

外强中瘠、虚饰以财？自我威胁情境下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的关系*

杨宝琰 [1,2] 陈莎莎 [1] 苏少青 [1] 陈芳丽 [1]

([1] 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兰州 730070)

摘 要 通过 3 个研究探讨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的关系, 以及在自我威胁情境下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的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研究 1 采用问卷法考察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的相关关系, 结果发现, 安全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显著低于脆弱高自尊者; 研究 2 通过要求不同高自尊者与吸引力高/低的同性进行对比操纵自我威胁, 然后测量外显物质主义, 结果发现, 在吸引力威胁情境下, 安全高自尊者的外显物质主义显著低于脆弱高自尊者的外显物质主义; 研究 3 通过虚拟的智力测验排名反馈操纵自我威胁, 然后测量内隐物质主义。结果发现, 在智力威胁情境下, 安全高自尊者的内隐物质主义显著低于脆弱高自尊者的内隐物质主义。据此可认为, 异质性高自尊既是解开高自尊与物质主义矛盾关系的切入点, 也是瓦解自我威胁与物质主义正向关系的突破口。

关键词 异质性高自尊, 物质主义, 自我威胁

分类号 B848; B849: C91

1 引言

2010 年在《非诚勿扰》节目的播出过程中，女嘉宾的一句“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瞬间引发了全民的高度关注，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拜金”现象即为物质主义，它是一种价值观，拥有这种价值观的人将物质财富占有视为生活的中心、幸福的来源和成功与否的标准(Richins & Dawson, 1992)。自尊作为核心的个体变量，与物质主义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大多研究表明，低自尊个体更容易受物质主义影响，高自尊个体能抵制物质主义(Noguti & Bokeyar, 2014; Lee & Shrum, 2012; Li et al., 2018)。然而，自尊和物质主义的关系可能比已有研究结果更复杂。

从理论层面看，异质性高自尊学说(heterogeneity of high self-esteem)认为高自尊并不是同质的，高自尊有安全高自尊和脆弱高自尊之分，虽然两者对自我的评价都是积极的，但脆弱高自尊者的积极自我评价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和防御性的，对可能威胁到自尊的负性评价信息非常敏感，安全高自尊者的积极自我评价架构良好，不易受外界信息的影响(田录梅, 张向葵, 2006)。所以，简单地从高低自尊角度去研究自尊与物质主义的关系并不恰当。从实证研究看，少数研究发现高自尊者有更高的物质主义水平，这与大多已有研究结果相矛盾 (Chan, 2013; Park & John, 2011; 蒋奖 等, 2015)。相比之下，低自尊者有高物质主义水平的结果却较为统一。因此，高自尊和物质主义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同时，根据符号自我完成理论(Symbolic self-completion theory)，在自我威胁情境下，个体可使用具有特定功能的物质符号来弥补自我的缺失，高自我威胁情境下，人们更容易出现高物质主义水平(Sivanathan & Pettit, 2010; Maria, 2018)。但是，已有研究大多将高自尊者看作是同质性群体，忽略了

收稿日期: 2020-06-30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SH099)资助。
杨宝琰和陈莎莎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 杨宝琰, yangby2005@126.com

个体间差异。然而, 不同类别的异质性高自尊者对自我威胁的敏感度不同, 在自我威胁情境下, 他们的物质主义差异可能更加明显。鉴于此, 本研究拟探讨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的关系, 并考察这种关系在自我威胁情境下是否会发生变化。

1.1 安全高自尊和脆弱高自尊

基于异质性高自尊观点,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高自尊进行了分类和描述。根据自尊的公开表现与内在隐藏是否一致, Schneider 和 Turkat (1975)将高自尊区分为防御高自尊和真诚高自尊。根据自尊是否随着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波动, Kernis 等人(1993)将高自尊划分为稳定高自尊和不稳定高自尊。根据自尊是否依赖于特定结果, Deci 和 Ryan (1995)将高自尊区分为相倚高自尊和真正高自尊。Kernis (2003)将不稳定高自尊、相倚高自尊和防御高自尊统称为脆弱高自尊(fragile high self-esteem), 与之相对应的统称为安全高自尊(secure high self-esteem)。虽然异质性高自尊的这两大类别都有积极的自我感受, 但前者的积极自我观非常脆弱, 易受到挑战, 对自我威胁难以防守, 因此会采取各种方式来保护和提升自我以维持高自尊。相反, 后者的积极自我观建立在自我接受的基础上, 不需要大量的外部验证。

目前, 研究者区分异质性高自尊的方式通常有两种: 一是利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和社会期望量表(Marlowe-Crowne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进行区分, 两者分数均高为防御高自尊(脆弱高自尊), 自尊分数高、社会期望分数低为真诚高自尊(安全高自尊) (Kernis, 2003; 张荣娟 等, 2005); 二是将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相结合, 外显自尊分数高、内隐自尊分数低为防御高自尊(脆弱高自尊), 两者分数均高为安全高自尊(Jordan et al., 2003; Jordan et al., 2005)。已有研究表明, 这两种方法均能较好地区分异质性高自尊(Lambird & Mann, 2006)。

1.2 物质主义

Richins 和 Dawson (1992)将物质主义定义为一种价值观, 强调物质占有对个人的重要性。在温饱基本解决的时代, 人们喜爱物质财富除了因为它拥有满足生活所必须的实用功能之外, 还在于其有彰显自我价值的象征功能。于是, Shrum 等人(2013)从心理功能的角度将物质主义重新定义为: 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试图通过获得和使用具有理想化象征价值的产品、服务、体验或关系来建构和维持自我。

Chang 和 Arkin (2002)的研究发现, 对自己能力和价值感的不确定导致了物质主义的产生。Sivanathan 和 Pettit (2010)的研究显示, 在智力测验中得到失败反馈的被试更愿意为象征地位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这表明当自我受到威胁后, 物质商品具有补偿和提升功能。同样, Li 等人(2018)通过启动被试的主观阶层, 发现低阶层者的物质主义水平更高, 自尊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这表明物质主义对低阶层者的低自尊有补偿作用。综上, 可以看出物质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不确定感, 他们需要用物质主义来提高自我价值, 减少自我不确定性。

1.3 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的关系

许多孩子进入青春期时会经历自尊的下降, 这促使他们关注物质产品, 将其作为一种自我提升的手段, 如果让其收到来自同伴的正向反馈, 他们的自尊水平就会提高, 物质主义得分随之下降, 这表明高自尊是降低物质主义的关键因素(Chaplin & John, 2007)。Jiang 等人(2015)从内隐自尊的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研究者通过阈下内隐实验增加被试的内隐自尊, 发现被试的物质主义水平显著降低。相反, 另一种观点表示, 高自尊是高物质主义的主要驱动因素, 因为高自尊的人对自身的能力和存在价值高度认同, 认为自己值得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Chan, 2013)。

然而, 高自尊与物质主义的正负关系可能基于高自尊内部的不同类别而同时存在。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指出, 安全高自尊的形成源于自主性、能力和关系等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 这些体验为安全高自尊的成长提供了土壤。但是, 当这三种基本需要的满足受到挫折时, 个体会致力于追求高自尊这一替代性需要, 通过努力证明自我价值进行补偿, 从而产生脆弱高自尊(Kernis, 2000; Heppner & Kernis, 2011)。类似的, 与将物质主义视为个人特质、价值观、外在目标等观点的传统视角不同, 功能视角的物质主义理论也重视目标、价值观、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 将物质主义视为心理需求的表达工具, 强调其是建构和维持自我身份的手段和方式(Shrum et al., 2013; 郑晓莹 等, 2017)。自尊作为身份动机之一, 促使个体去追求物质财富以建构和维持认同(Vignoles et al., 2006)。对于脆弱高自尊者, 这种自我建构的需求尤为强烈, 因而有更高的物质主义追求。

综上, 本研究认为, 对于安全高自尊者来说, 自身所拥有的自主、能力和关系等基本资源已经足

够为自己建立起心理资本, 其内在世界较为丰富, 不需要外在物质来弥补心理匮乏; 对于脆弱高自尊者来说, 他们的基本需要未被满足, 只能通过各种有利方式帮助自己达到高自尊状态。其中, 具有象征价值的物质产品、服务等具备满足这些需求的条件, 有助于证明自己的价值, 获取别人的认可。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相比于安全高自尊者, 脆弱高自尊者有更高的物质主义。

1.4　自我威胁在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间的调节作用

人们之所以产生物质主义, 自我受到威胁是一个重要原因。根据补偿性消费行为模型(Compensatory Consumer Behavior Model), 由威胁情境引起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差异会激发减少差异的动机, 从而引起一系列的消费行为(Mandel et al., 2017)。例如, 在自我威胁情境下, 人们更喜欢购买那些与自我受到威胁方面相关的产品(Cutright et al., 2011)。更为直接的证据是, Chang 和 Arkin (2002)的研究发现, 当自我受到威胁时, 人们表现出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

但是, 在面对威胁时, 并非所有人都会表现出较高的物质主义。研究表明, 由于物质主义在保护和提升自尊方面的强大功能, 在面对自我威胁时, 低自尊者往往将物质主义作为补偿低自尊和建构自我的工具, 表现出较强的物质主义倾向(Sivanathan & Pettit, 2010)。相比之下, 两类高自尊者对自我威胁具有不同的反应。Smallets 等人(2016)发现, 防御高自尊者将他人成功视为对自我积极看法的威胁, 真诚高自尊者将他人成功看作是自我完善的榜样。脆弱高自尊者对可能威胁到自尊的负性评价信息更敏感(Borton et al., 2016), 在自我威胁的情况下, 拥有更强的社会认同需求, 防御倾向和自我提升行为更多(Roberts et al., 2014; Vrabel et al., 2018)。简而言之, 在面对自我威胁时, 两类高自尊者的威胁敏感度并不相同, 建构和修复自我身份的动机不尽一致, 造成他们应对自我威胁的策略也大相径庭。安全高自尊者具有较为稳定的自我认同, 不会轻易受到挑战, 往往会寻求自我完善; 脆弱高自尊者的基本需要未被满足, 自我认同较为脆弱, 防御倾向和自我提升行为更多(Shrum et al., 2013)。

依据功能视角的物质主义理论, 物质主义是个体对威胁自我认同的特定反应之一。Maria (2018)的研究显示, 在自我威胁情况下进行自我完善的被试, 其物质主义水平较低, 没有进行自我完善的被试, 物质主义水平就会变高, 因为依靠物质主义也可进行自我提升。由此来看, 面对自我威胁时, 相比安全高自尊者, 脆弱高自尊者表现出更多物质主义, 在未受到威胁情况下, 由于两者均拥有较为积极的自我感受, 缺乏引发脆弱高自尊者的身份建构或修复的动机, 物质主义便不会成为脆弱高自尊者维持自我身份的反应, 故他们之间的物质主义差异不显著。综上, 我们认为自我威胁调节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

H2: 在自我威胁的情况下, 脆弱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显著高于安全高自尊者; 在无自我威胁的情况下, 脆弱高自尊者与安全高自尊者之间的物质主义差异不显著。

为检验上述研究假设, 研究 1 采用问卷法探讨异质性高自尊和物质主义的关系, 重在考察脆弱高自尊者和安全高自尊者在物质主义水平上的差异; 研究 2 采用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测量外显物质主义, 启动吸引力威胁来考察自我威胁中的吸引力威胁在异质性高自尊预测物质主义的效应中是否起调节作用; 研究 3 采用内隐联系测验测量内隐物质主义, 启动自我威胁中的另一更显著的威胁——智力威胁, 进一步考察异质性高自尊、自我威胁和物质主义之间的关系。

2　研究 1: 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的关系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以兰州市四所高校的 420 名大学生为被试, 回收有效问卷 405 份, 有效回收率 96.42%。其中, 男生 175 人(43.20%), 女生 230 人(56.80%), 平均年龄 21.69 岁(SD = 1.80)。采用 G*power 3.1 (Faul et al., 2009)进行事后统计检验效能分析, 结果表明, 本研究当前样本(N = 405, f = 0.25, α = 0.05)可检测到的统计检验效能为 0.996。根据以往研究, $power$ > 0.80 可以被接受(Maxwell, 2004), 这表明本研究的样本量是足够的。

2.1.2　研究工具

(1)自尊量表。采用 Rosenberg (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测量个体对自己是持有积极评价还是消极评价。量表共 10 个题目, 采用 4 点计分(1 = 非常不符合, 4 = 非常符合), 得分

越高表明自尊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 系数是 0.84。

(2)社会期望量表。采用 Marlowe-Crowne 社会期望量表(MCSD)测量个体在自我描述时依照社会期望作回答的倾向(Marlowe & Crowne, 1993)。量表共 33 个题目，经核对后删除一条不符合我国实情的题目，剩下 32 个项目(张荣娟 等, 2005)。被试根据真实情况对题目做出“是”或“否”的回答，分别给 0 和 1 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越按社会的期望做出反应。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 系数是 0.71。

(3)物质主义。采用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 MVS)中文修订版测量个体对物质财富的重视程度，包括中心、快乐、成功三个维度(李静, 郭永玉, 2009)。量表共 13 个题目，采用 5 点计分(1 = 很不同意, 5 =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物质主义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 系数是 0.77。

2.2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为减少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效应，本研究采取了一些方法进行控制：(1)所用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减少因测量本身带来的系统误差；(2)问卷采用匿名方式填写；(3)量表中存在部分反向计分题；(4)被试来自不同大学，加大被试来源空间上的差异。此外，研究通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结果显示，未旋转情况下共 17 个因子特征值大于 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0.57%，小于临界标准 40%。可见，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3 结果与分析

2.3.1 异质性高自尊的划分

首先，根据被试在 Rosenberg 自尊量表上的得分，筛选出分数在 30 分以下的被试为低自尊被试(n = 181), 30 分及以上的被试作为高自尊被试(n = 224) (杨晓慧，张林，2011)；然后根据高自尊被试在社会期望量表上的得分，将得分在平均分及以上的被试划分为脆弱高自尊者(n = 109)，反之则为安全高自尊者(n = 115) (张荣娟 等, 2005)。

2.3.2 社会期望、总体自尊与物质主义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总体自尊与物质主义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14, p = 0.005)，即总体自尊越高，物质主义水平越低；在高自尊被试中，社会期望得分和物质主义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27, p < 0.001)，即社会赞许性越高，物质主义水平越高，也就是说，脆弱高自尊水平越高，物质主义水平越高。

2.3.3 异质性高自尊和低自尊在物质主义得分上的差异比较

对低自尊者、安全高自尊者和脆弱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得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物质主义得分上，三种自尊类型存在显著差异，$F(2, 402)$ = 8.42, $p < 0.001$, $\eta_p^2 = 0.04$, 90% CI [0.013, 0.073]。多重比较发现：脆弱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水平(M = 38.02, SD = 7.44)与低自尊者(M = 37.46, SD = 6.77)没有显著差异，p = 0.818；脆弱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水平显著高于安全高自尊者(M = 34.45, SD = 7.65), p = 0.001；低自尊者的物质主义水平显著高于安全高自尊者, p = 0.002。

2.4 讨论

本研究发现，总体自尊与物质主义呈显著负相关，即总体自尊越低，物质主义越高。这与大部分的前人研究结果一致(Chang & Arkin, 2002; Noguti & Bokeyar, 2014; Jiang et al., 2015; Lee & Shrum, 2012; Chaplin & John, 2007; Liang et al., 2016; Li et al., 2018)。但是，由社会期望得分与物质主义呈显著正相关可知，脆弱高自尊水平越高，物质主义水平越高，这与总体自尊与物质主义呈显著负相关是矛盾的。由此可见，对高自尊进行更细致的划分是有必要的。数据分析表明，相比安全高自尊者，脆弱高自尊者和低自尊者的物质主义水平都偏高，验证了假设 1。这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部分研究出现相反结果，即高自尊具有高物质主义(Chan, 2013; Park & John, 2011; 蒋奖 等, 2015)，还可以为脆弱高自尊本质上就是低自尊提供证据(田录梅，张向葵, 2006)。

尽管相关分析表明，脆弱高自尊水平越高，物质主义水平越高，但考虑到本研究为调查研究，因此，研究 2 拟采用实验研究，进一步考察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之间的关系。此外，在自我威胁情境下，人们更可能出现高物质主义水平以恢复自我价值(Sivanathan & Pettit, 2010; Maria, 2018)，但这一结果是否会随着高自尊的不同类型而改变却不得而知，故研究 2 加入自我威胁变量，考察在自我威胁情境下异质性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差异变化。

3 研究 2：异质性高自尊在吸引力威胁情境下与外显物质主义的关系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向兰州市两所大学的 344 名大学生发放问卷，

选取自尊量表得分在 30 分及以上的 210 名大学生为高自尊被试参与后续实验(杨晓慧, 张林, 2011)。删除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中任意一种被试的数据: (1)猜到实验意图的被试; (2)量表中有大片空白或重复的被试数据。最终有效被试 188 人, 其中, 男生 89 人(47.34%), 女生 99 人(52.66%), 平均年龄 22.44 岁(SD = 1.87)。采用 G*power 3.1 (Faul et al., 2009)进行事后统计检验效能分析, 结果表明, 本研究当前样本(N = 188, f = 0.40, α = 0.05)可检测到的统计检验效能为 0.998。根据以往研究, $power$ > 0.80 可以被接受(Maxwell, 2004), 这表明此处的样本量是足够的。

3.1.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2(异质性高自尊: 安全高自尊、脆弱高自尊) × 2(吸引力威胁: 吸引力威胁启动、无吸引力威胁启动)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在物质主义量表上的得分。

3.1.3　研究工具

(1)自尊量表和社会期望量表。同研究 1, 在本研究中, Rosenberg 自尊量表的 α 系数为 0.75; 社会期望量表的 α 系数为 0.72。

(2)吸引力威胁启动。本研究借鉴已有研究的实验程序(Qiu, 2010), 通过自选的两张图片来启动吸引力威胁。吸引力威胁组图片是经过预实验选出的最具吸引力的图片, 通过评价图片和与自己进行比较强化威胁感知。对照组图片是经过预实验选出的最不具吸引力的图片, 让被试无威胁感产生。

(3)外显物质主义。同研究 1, 在本研究中, 物质主义量表的 α 系数为 0.80。

(4)情绪量表。采用积极和消极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修订版(黄丽 等, 2003)。量表共 20 个题目, 包含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两个维度。由于自我威胁通常会引起人的情绪变化(张向葵, 田录梅, 2005), 本研究将情绪作为自我威胁的检验变量和控制变量。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维度各 10 个题目, 5 点计分(1 = 几乎没有, 5 = 极其多)。在本研究中, 正性情绪的 α 系数为 0.86, 负性情绪的 α 系数为 0.89。

3.1.4　研究程序

(1)预实验。预实验旨在筛选出正式实验所需的操纵被试吸引力威胁的实验材料。选取 30 名女生($M_{年龄}$ = 24.03 岁, $SD_{年龄}$ = 2.17 岁)和 32 名男生($M_{年龄}$ = 24.13 岁, $SD_{年龄}$ = 3.40 岁)参加预实验。在网络上寻找与被试年龄相仿的 17 张女性图片和 17 张男性图片, 分别让女性被试和男性被试对自己同性别的图片吸引力进行 9 点评分, 1 代表“毫无吸引力”, 5 代表“中等吸引力”, 9 代表“非常具有吸引力”。全部完成之后, 让被试再次观看相同图片, 将每张图片中的人物与自己进行对比, 判断其吸引力是否低于或高于自己的吸引力。采用 7 点评分, 1 代表“远远低于自己的吸引力”, 4 代表“与自己的吸引力程度相同”, 7 代表“远远高于自己的吸引力”。选择吸引力得分最高的女性图片和男性图片作为吸引力威胁组的实验材料, 吸引力得分最低的女性图片和男性图片作为对照组的实验材料。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女性的吸引力威胁组图片的吸引力(M = 8.23, SD = 0.97)显著高于其对照组图片的吸引力(M = 2.10, SD = 1.03), t(58) = 23.74, p < 0.001, Cohen’s d = 6.13, 95% CI [4.902, 7.346]; 女性的吸引力威胁组中的人物吸引力与自己吸引力比较的得分(M = 6.43, SD = 1.22)显著高于其对照组中两者比较的得分(M = 2.03, SD = 0.89), t(58) = 15.94, p < 0.001, Cohen’s d = 4.12, 95% CI [4.115, 5.012]; 男性的吸引力威胁组图片的吸引力(M = 5.97, SD = 2.18)显著高于其对照组图片的吸引力(M = 2.47, SD = 1.87), t(62) = 6.90, p < 0.001, Cohen’s d = 1.72, 95% CI [1.144, 2.296]; 男性的吸引力威胁组中的人物吸引力与自己吸引力比较的得分(M = 5.66, SD = 1.54)显著高于其对照组中两者比较的得分(M = 2.09, SD = 0.89), t(50) = 11.34, p < 0.001, Cohen’s d = 2.84, 95% CI [2.131, 3.528]。这说明预实验选取的吸引力威胁组图片和对照组图片有不同的吸引力。

(2)正式实验。首先向被试分发自尊量表和社会期望量表, 筛选出异质性高自尊被试参与正式实验。接着, 将被试随机分到吸引力威胁组和对照组, 吸引力威胁组被试观看同性别中得分最高的人物图片, 对照组观看同性别中得分最低的人物图片, 并在 7 点量表上对其进行吸引力评分(1 代表“毫无吸引力”, 7 代表“非常有吸引力”)。随后让被试将自己与图片中人物的吸引力进行比较(1 代表“远远低于自己的吸引力”, 7 代表“远远高于自己的吸引力”)。为检验操纵有效性, 让被试在比较完后填写 1 道自评题(评价自己此时此刻的吸引力)和身体自尊量表中的 5 道题: (1)与多数人相比, 我拥有富有吸引力的身材和容貌; (2)我觉得自己很难保持富有吸引力的身体与容貌; (3)别人总羡慕我, 因为我有出众的身体和容貌; (4)与多数人相比, 我的

身材与容貌看上去并不是最好的；(5)我对自己的身材与容貌感到十分自信(徐霞，姚家新, 2001)。其中，第 2 题和第 4 题为反向计分题，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同意”，5 代表“完全同意”。最后，让被试填写情绪量表和外显物质主义量表，在所有被试完成实验后，主试向被试说明实验真相，以消除实验操控对其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并发放礼物致谢。

3.2 结果与分析

3.2.1 异质性高自尊的划分

首先，根据被试在 Rosenberg 自尊量表上的得分，筛选出分数在 30 分及以上的被试为高自尊被试(杨晓慧，张林, 2011)，然后根据高自尊被试在社会期望量表上的得分，将得分在平均分及以上的被试划分为脆弱高自尊被试(n = 111)，反之为安全高自尊被试(n = 77)。

3.2.2 操纵检验

对吸引力威胁的操纵方式进行操纵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吸引力威胁组被试评价所观看的图片人物吸引力得分(M = 5.16, SD = 1.63)显著高于对照组(M = 2.89, SD = 1.58), t (186) = 9.69, p < 0.001, Cohen’s d = 1.41, 95% CI [1.092, 1.732]；吸引力威胁组中的人物吸引力与自己吸引力比较的得分(M = 5.43, SD = 1.21)显著高于对照组中两者比较的得分(M = 2.80, SD = 1.39), t (186) = 13.83, p < 0.001, Cohen’s d = 2.02, 95% CI [1.664, 2.367]。这说明吸引力威胁组和对照组选取的图片具有不同的吸引力。吸引力威胁组的自我吸引力评价(M = 18.34, SD = 3.70)显著低于对照组(M = 19.44, SD = 2.96), t (176) = −2.24, p = 0.027, Cohen’s d = 0.33, 95% CI [0.038, 0.614]。这表明对吸引力威胁的启动是有效的。

3.2.3 异质性高自尊、吸引力威胁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关系

以积极情绪为因变量，异质性高自尊和吸引力威胁为自变量进行被试间方差分析表明，异质性高自尊的主效应显著，安全高自尊者的积极情绪(M = 34.45, SE = 0.53)显著高于脆弱高自尊者(M = 32.42, SE = 0.64), F (1, 184) = 5.95, p = 0.016, η_p^2 = 0.031, 90%CI [0.003, 0.083]；吸引力威胁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184) = 0.68, p = 0.412；异质性高自尊与吸引力威胁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1, 184) = 0.57, p = 0.452。以消极情绪为因变量，异质性高自尊和吸引力威胁为自变量进行被试间方差分析表明，异质性高自尊的主效应显著，脆弱高自尊者的消极情绪(M = 23.49, SE = 0.74)显著高于安全高自尊者(M = 20.71, SE = 0.62), F (1, 184) = 8.31, p = 0.004, η_p^2 = 0.043, 90% CI [0.008, 0.100]；吸引力威胁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184) = 0.16, p = 0.693；异质性高自尊与吸引力威胁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1, 184) = 0.05, p = 0.824。这说明安全高自尊者在威胁组和无威胁组中的积极情绪显著高于脆弱高自尊者，其消极情绪显著低于脆弱高自尊者，故在后续分析中将情绪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

3.2.4 吸引力威胁对异质性高自尊与外显物质主义关系的调节作用

以外显物质主义为因变量，以异质性高自尊和吸引力威胁为自变量，以情绪为协变量，进行被试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图 1)，异质性高自尊的主效应显著，安全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M = 36.88, SE = 0.67)显著低于脆弱高自尊者(M = 40.08, SE = 0.81), F(1, 182) = 8.94, p = 0.003, η_p^2 = 0.047, 90% CI [0.009, 0.105]；吸引力威胁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82) = 1.15, p = 0.29；异质性高自尊和吸引力威胁的交互作用显著，F(1, 182) = 4.29, p = 0.040, η_p^2 = 0.023, 90%CI [0.001, 0.070]。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吸引力威胁的情况下(F(1, 182) = 13.06, p < 0.001, η_p^2 = 0.067, 90% CI [0.020, 0.132])，脆弱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M = 40.59, SE = 1.12)显著高于安全高自尊者(M = 35.27, SE = 0.95)；在没有吸引力威胁的情况下(F(1, 182) = 0.52, p = 0.473)，脆弱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M = 39.56, SE = 1.14)与安全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M = 38.49, SE = 0.93)无显著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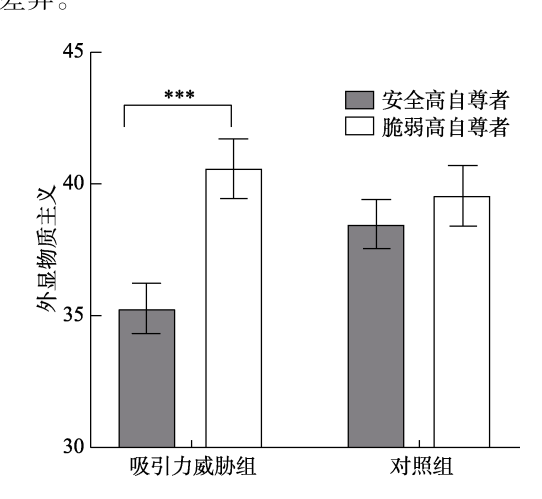


图 1 吸引力威胁在异质性高自尊与外显物质主义之间的调节作用(误差线表示 95%置信区间，***p< 0.001)

3.3 讨论

研究 2 与研究 1 均发现，相比于安全高自尊者，脆弱高自尊者拥有更多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支持假设 1。这说明前人研究中高自尊与物质主义的关系存在分歧是合理的，当研究中的高自尊人群包含较多安全高自尊者时，高自尊与物质主义是负向关系；相反，当高自尊人群中有较多脆弱高自尊者时，高自尊与物质主义的关系转变成正向关系。故仅凭 Rosenberg 自尊量表来区分高低自尊显然是不合理的，要想进一步区分高自尊类型，需再借助社会期望量表或内隐自尊联系测验。

同时，数据分析显示：启动吸引力威胁时，脆弱高自尊者的外显物质主义显著高于安全高自尊者；无吸引力威胁条件下，脆弱高自尊者与安全高自尊者之间的外显物质主义差异不显著，此研究结果支持假设 2。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只是从外显物质主义的角度进行研究。当前，物质主义的污名化现象比较严重，人们自我报告的物质主义分数可能因社会赞许性的影响而出现偏差。因此，研究 3 采用内隐物质主义的测量方式进一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再者，研究 1 和研究 2 采用自尊量表和社会期望量表相结合的方式区分异质性高自尊，研究 3 将采用另一种区分方式——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相结合(Jordan et al., 2003)，以增加测量方法的多样性。最后，研究 3 也将采用使用率更高的智力威胁来增强被试的自我威胁感(田录梅，张向葵，2005)，以验证研究 2 结果的可靠性。

4 研究 3：异质性高自尊在智力威胁情境下与内隐物质主义的关系

4.1 研究方法

4.1.1 被试

向兰州市两所大学的 358 名大学生发放问卷，选取自尊量表得分在 30 分及以上的大学生为高自尊被试，由于部分被试后期联系不上导致流失，最终 121 名高自尊被试参与后续实验。筛除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中任意一种的被试数据：(1)猜到实验意图的被试；(2)量表中有大片空白或重复的被试；(3)内隐自尊联系测验和内隐物质主义联系测验中错误率超过20%的被试。最终有效被试 109 人，其中，男生 51 人(46.79%)，女生 58 人(53.21%)，平均年龄 22.50 岁(SD = 3.28)。采用 G*power 3.1 (Faul et al., 2009)进行事后统计检验效能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当前样本(N = 109, f = 0.40, α = 0.05)可检测到的统计检验效能为 0.945。根据以往研究，*power* > 0.80 可以被接受(Maxwell, 2004)，这表明本研究的样本量是足够的。

4.1.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2(异质性高自尊：安全高自尊、脆弱高自尊) × 2(智力威胁：智力威胁启动、无智力威胁启动)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被试的内隐物质主义得分。

4.1.3 研究工具

(1)自尊量表：同研究 1，在本研究中，其 α 系数为 0.71。

(2)内隐自尊：本研究采用内隐联系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蔡华俭，2003; Greenwald et al., 2003)测量内隐自尊。IAT将反应时作为指标，通过测量呈现的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强度测量内隐态度。概念词为自我词和非我词，属性词为积极词和消极词。自我词有：俺、俺的、自己等；非我词有：他、他的、别人等；积极词有：诚实、自豪等；消极词有：罪恶、卑鄙等。第一部分要求被试对概念词进行辨别分类并按键反应(Block 1)，即把属于“我”的刺激分为一类并按 E 键反应，把属于“非我”的刺激分为一类并按 I 键反应；第二部分对属性词进行辨别分类并按键反应(Block2)，即积极的刺激按 E 键反应，消极的刺激按 I 键反应；第三部分是对前面两部分出现的所有刺激词进行联合辨别的练习环节(Block3)，即对属于“我”和“积极”的刺激都按 E 键反应，对属于“非我”和“消极”的刺激都按 I 键反应；第四部分为联合辨别的正式实验环节(Block4)；第五部分(Block5)与第一部分(Block1)相反，即把属于“非我”的刺激分为一类并按 E 键反应，把属于“我”的刺激分为一类并按 I 键反应；第六部分(Block6)为练习环节，与第三部分(Block3)相反，即对属于“非我”和“积极”的刺激按 E 键反应，对属于“我”和“消极”的刺激按 I 键反应；第七部分为联合辨别的正式实验环节(Block7)。Block1、Block2、Block3、Block5 和 Block6 各包含 20 个刺激，Block4 和 Block7 各包含 40 个刺激，在每个 Block 内，刺激呈现的顺序是随机的。程序中，Block4 和 Block7 分别是相容与不相容部分，为了消除可能出现的顺序效应，实验中一半被试先进行相容判断任务后再进行不相容判断任务，另一半被试则相反。

(3)智力威胁启动：本研究借鉴已有研究的实验程序(张向葵，田录梅，2005)，选择《瑞文标准推理

测验(中国城市版)》中难度较大的 13 道题和难度较小的 13 道题，分别作为智力威胁组和对照组的材料。

(4)情绪量表：同研究 2，在本研究中，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 α 系数分别为 0.88 和 0.90。

(5)内隐物质主义：选用单类内隐联系测验(SC-IAT)测量内隐物质主义(王予灵 等，2016)。目标词为物质主义词，有：金钱、奢侈品、豪车、土豪、名牌、财富。属性词为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积极词汇有：现实的、快乐的、努力的、幸福的、大方的、舒适的；消极词汇有：拜金的、浪费的、贪婪的、虚荣的、奢侈的、唯利是图的。实验分为 4 个 Block，其中 Block1 和 3 为练习环节(各 24 次)，Block2 和 4 为正式实验环节(各 72 次)，Block2 为相容任务阶段，Block4 为不相容任务阶段。界定“物质主义+积极态度”在左、“消极态度”在右为相容任务。界定“物质主义+消极态度”在左、“积极态度”在右为不相容任务。为防止反应偏差，相容任务中的目标词、积极词汇、消极词汇按 1:1:2 的频率呈现，不相容任务按照 1:2:1 的频率呈现。反应正确与否都给被试即时反馈(“√”或“×”)，持续 200 ms (艾传国，佐斌，2011)。采用 D 分数作为内隐物质主义态度的反应指标，若 D 值为正，表示被试对物质主义持积极态度，反之亦然(Karpinski & Steinman, 2006)。

4.1.4 研究程序

第一阶段：向被试分发 Rosenberg 自尊量表，选取得分在 30 分及以上的被试为高自尊被试，事后联系其中能参与实验的被试，参加接下来的内隐自尊的内隐联系测验。将外显自尊得分高、内隐自尊得分低的被试划分为脆弱高自尊被试，外显自尊得分高、内隐自尊得分高的被试划分为安全高自尊被试(Jordan et al., 2003)。

第二阶段：将被试随机分到智力威胁组和对照组。智力威胁组被试接受《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中国城市版)》中难度较大的 13 道题目的测验(从图 1 到图 13 分别是 E12、C10、E11、E10、D10、D9、E7、D11、E8、C12、D12、B12、E9)。每题呈现时间为 23 秒，总时长 299 秒(约 5 分钟)。为加强失败启动效果，智力威胁组被试被提示“本测验是对大学生智力和能力水平的有效检验，可以预测以后的成就和幸福水平，每题 1 分，对的题目越多，表明你的智力和能力水平越高，以后就越可能取得高成就，获得幸福生活。”任务呈现和计时由计算机控制，并给被试反馈每题的正误信息，其中两个题反馈为正确，其他的都反馈为错误；最后总反馈为：“您一共做了 13 个题目，其中做对了两个，得 2 分。很可惜，您未能通过该测验。”对照组则选择瑞文推理测验中难度较小的 13 道题(从图 1 到图 13 分别是 A1、C3、A2、A3、B3、B4、A6、B2、A5、C1、B1、D1、A4)。每题的反馈都为正确。总反馈为“您一共做了 13 个题目，全部答对，得 13 分。恭喜您，您顺利通过该测验。”

第三阶段：为检验实验操纵有效性，让被试在做完智力测验后填写情绪量表，最后接受内隐物质主义联系测验的测量。在所有被试完成实验后向被试说明实验真相，以消除实验操控对其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并发放礼物、致谢。

4.1.5 数据处理

在内隐自尊的内隐联系测验中，删除错误率超过 20%和反应时超过 10000 ms 的数据，对每个被试的相容反应时和不相容反应时分别求均值，用其均值之差除以这两部分所有反应时的标准差，便是内隐自尊的水平指标 D 值(Greenwald et al., 2003)。在内隐物质主义的单类内隐联系测验中，删除错误率超过 20%以及反应时超过 10000 ms 和低于 350 ms 的数据，对错误反应的反应时进行修正，将其用该阶段的正确反应的平均反应时加 400 ms 代替，然后计算相容任务的平均反应时与不相容任务的平均反应时的差值，用该差值除以全部正确反应的反应时的标准差，即为 D 值(Karpinski & Steinman, 2006)。

4.2 结果与分析

4.2.1 异质性高自尊的划分

依据被试在外显自尊上的得分，筛选出 30 分及以上的被试作为高自尊被试，参与接下来的内隐自尊的内隐联系测验。根据内隐自尊得分的高低，再将其分为两组，内隐自尊得分在平均值及以上者为安全高自尊被试(高外显、高内隐自尊)，平均值以下者为脆弱高自尊被试(高外显、低内隐自尊)。被试内隐自尊得分中相容归类任务和不相容归类任务的反应时间如表 1 所示。

表 1 相容归类任务与不相容归类任务的反应时间(N=109)

分数	归类任务	*M*	*SD*
原始分数(单位: ms)	相容归类	908.51	251.75
	不相容归类	997.97	399.86

从表 1 可知，当将自我词和积极词归为一类，即进行相容反应时，反应时间短，反应快；反之，

当将自我词和消极词归为一类, 进行不相容反应时, 反应时间长, 反应慢。对相容归类和不相容归类的反应时作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内隐自尊效应显著, t (108) = −2.46, p = 0.016, Cohen's d = 0.33, 95% CI [0.066, 0.600]。这表明, 被试倾向于将自我与积极的词语归为一类, 对自我的评价更为积极。根据内隐自尊水平指标的D值得分, 将D值均值在−0.09及以上的被试作为安全高自尊者, D值均值在−0.09 以下的被试作为脆弱高自尊者, 最终产生 57 名安全高自尊者和 52 名脆弱高自尊者。

4.2.2　操纵检验

对智力威胁操纵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 智力威胁组的积极情绪(M = 29.18, SE = 7.17)显著低于对照组(M = 35.83, SE = 4.85), t (84) = −5.57, p < 0.001, Cohen's d = 1.09, 95% CI [0.665, 1.472]; 智力威胁组的消极情绪(M = 23.46, SE = 7.10)显著高于对照组(M = 17.61, SE = 5.59), t (107) = 4.81, p < 0.001, Cohen's d = 0.92, 95% CI [0.526, 1.319]。这表明对智力威胁的启动是有效的。同时, 在后续分析中将情绪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

4.2.3　智力威胁对异质性高自尊与内隐物质主义关系的调节作用

以内隐物质主义为因变量, 以异质性高自尊和智力威胁为自变量, 以情绪为协变量, 进行被试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图 2), 异质性高自尊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103) = 2.68, p = 0.105; 智力威胁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103) = 0.04, p = 0.852; 异质性高自尊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103) = 5.40, p = 0.022, η_p^2 = 0.05, 90% CI [0.004, 0.131]。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智力威胁的情况下(F(1, 103) = 7.39, p = 0.008, η_p^2 = 0.067, 90% CI [0.010, 0.155]), 脆弱高自尊者的内隐物质主义(M = −0.16, SE = 0.06)显著高于安全高自尊者(M = −0.37, SE = 0.05); 在没有智力威胁的情况下(F(1, 103)= 0.26, p = 0.612), 脆弱高自尊者的内隐物质主义(M = −0.27, SE = 0.05)与安全高自尊者的内隐物质主义(M = −0.23, SE = 0.05)无显著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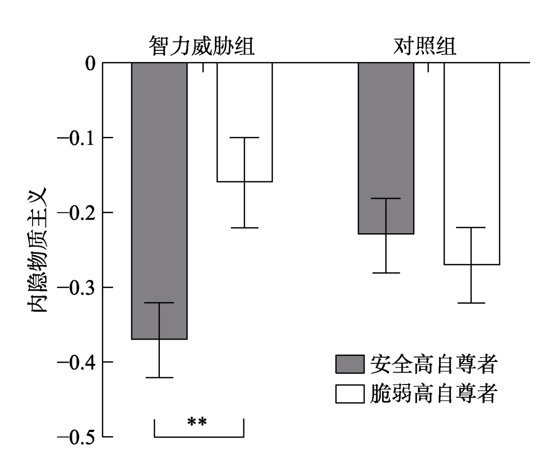


图 2　智力威胁在异质性高自尊与内隐物质主义之间的调节效应(误差线表示 95%置信区间, $^{**}p$ < 0.01)

4.3　讨论

数据分析显示, 在控制了自我威胁引起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后, 异质性高自尊和自我威胁的交互作用仍然显著, 这与研究 2 一致, 说明不管是以量表测量外显物质主义(研究 2), 还是以内隐联系测验测量内隐物质主义(研究 3), 自我威胁对异质性高自尊和物质主义的关系均起到调节作用。两个研究均表明只有在有自我威胁的情况下, 安全高自尊者和脆弱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才会显示出差异。两个研究结果的不同之处在于: 异质性高自尊在研究2中的主效应显著, 在研究3中的主效应不显著。这表明, 虽然脆弱高自尊者在外显物质主义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安全高自尊者, 但其内隐物质主义与安全高自尊者的内隐物质主义并无显著差异。从这个角度看, 脆弱高自尊者虽然表面上追求物质主义, 但其内心可能并非真的偏爱这种价值观, 他们更可能将物质主义作为一种获得别人认同和称赞的策略。

5　综合讨论

5.1　结果分析

采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和社会期望量表区分了两类高自尊, 即安全高自尊和脆弱高自尊, 研究 1 发现脆弱高自尊与物质主义存在正向关系, 以及两类高自尊者在物质主义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符合异质性高自尊假说中对安全高自尊和脆弱高自尊的概念界定。同时, 研究发现脆弱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与低自尊者并无显著差异, 这表明只关注高低自尊水平和物质主义的关系并不恰切, 因为高自尊内部存在差异, 其中脆弱高自尊和低自尊一样, 都能促进物质主义的发展。这与 Park 和 John (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 相比于内隐外显自尊差异小的个体, 两者差异大的个体的物质主义得分更高。同时, Nagpaul 和 Pang (2017)的研究也表明, 个体的价值观若建立在自我发展、自主和真实生活的基础上, 就与物质主义追求相矛盾, 因为物质主义价值观和自我实现倾向是不兼容的, 但若其价值观建立在金钱(财富)、公众形象和获得社会认可的基础上, 则与物质主义追求相协调。前者类似于本研究的安全

高自尊，后者类似于脆弱高自尊。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无自我威胁组是通过向下比较(研究 2)和正向反馈(研究 3)的方式实现的。研究发现，不管是以外显量表还是以内隐联系测验测量物质主义，与研究 1 的基线水平相比，后两个研究的脆弱高自尊者与安全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水平差异变小了，说明向下比较和正向反馈有助于降低脆弱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水平。此研究发现与以往通过给低自尊者提供积极反馈而提高其自尊，借以降低物质主义的研究效果类似(Chaplin & John, 2007; Liang et al., 2016; Jiang et al., 2015)。这不禁让人心生疑惑：脆弱高自尊者已然是高自尊，还需要通过外在的正面反馈帮助其提高自尊吗？实际情况是，这类高自尊者虽然表面看上去极其自信，实则是色厉内荏、外强中瘠。Schubert 和 Bowker (2019)的研究表明，相较于稳定高自尊者，低自尊和不稳定高自尊的个体在面对个人成就时容易出现“骗子现象” (The Impostor Phenomenon)。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功主要是由来自于除能力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比如纯粹的运气，所以感觉自己欺骗了别人，让别人觉得自己比实际更聪明或更能干，担心自己最终会被揭穿。脆弱高自尊者也有这一反应倾向，尽管深陷自我怀疑的泥潭，但还是有着“希望自己看起来很聪明、成为同龄中最优秀的人”等愿望，具备“骗子”的长期自我怀疑、对失败的恐惧等典型特征。因此，脆弱高自尊者和低自尊者一样，本质上均是不自信的，需要依赖外在的持续认可来提高自我价值，这与安全高自尊者有实质性的区别。

研究 2 和研究 3 考察了自我威胁在异质性高自尊与外显(内隐)物质主义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在经历自我威胁后，两类高自尊者在两类物质主义方面均存在差异；在未受到自我威胁时，两类高自尊者在两类物质主义方面的差异均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以往研究发现，即自我威胁是引发人们物质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Chang & Arkin, 2002)，脆弱高自尊会导致高物质主义，安全高自尊抵制物质主义的发展(Nagpaul & Pang, 2017)。与此同时，又对以往研究发现做出了必要的补充和拓展。从本研究结果来看，两类高自尊者面对自我威胁时，修复自我身份的需求和策略并不相同。相比之下，脆弱高自尊者修复自我身份的需求更强，更可能将物质主义作为维持自我身份的手段，安全高自尊者则较能抵制物质主义，甚至因自我完善而降低物质主义。无论外显物质主义还是内隐物质主义，两类高自尊者均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按照价值观系统(Value Systems)理论，价值观是以一种循环的或复杂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系统，每个价值均与某些价值相一致，与其他价值相冲突(Schwartz, 1992)。Burroughs 和 Rindfleisch (2002)的研究发现，物质主义价值观属于自我提升范畴，同成就、权力、刺激等外在价值观相邻近，与集体、仁爱、宗教信仰等内在价值观存在冲突。Maio 等人(2009)进一步指出，若价值观系统中的某一特定价值观在某一时刻被激活，会产生两种可预测的效应：溢出效应(bleed-over effect)和跷跷板效应(seesaw effect)。溢出效应是指一个价值观的激活会增加与该价值观相一致的其他价值观。跷跷板效应是指一个价值观的激活会抑制与该价值观相冲突的其他价值观。按照自我决定理论，安全高自尊者拥有的是内在价值观，当受到威胁时，他们会返回内部，寻求内在资源的帮助，以提升自己的能力，根据溢出效应，由此伴随的是其他内在价值观的增加，根据跷跷板效应，对立的外在物质主义价值观自然会减少。相比之下，受到威胁的脆弱高自尊者则依然寻求各种提升策略的帮助，这些策略或包括或和物质主义一样，同属于外在价值观的范畴，故物质主义呈上升趋势。

5.2 理论贡献

首先，对高自尊是否可以降低物质主义这一问题，现有研究结论并不统一，存在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低和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高两种观点。本研究从异质性高自尊的视角出发，分别探讨安全高自尊和脆弱高自尊与物质主义的关系，结果表明，安全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低，脆弱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高。因此，前人研究中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合理的，若从安全高自尊的角度看，高自尊确实能够抵御物质主义的发展；若从脆弱高自尊的角度看，高自尊也能助长物质主义的形成。如此，便可解开高自尊与物质主义关系的谜团。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贡献在于为高自尊与物质主义间的矛盾关系提供了解释依据。

其次，以往研究认为，自我威胁程度越高，个体越会寻求物质主义去建构和维持自我身份，但这种观点将被试视为一个同质的群体，忽略了个体间差异。本研究将高自尊个体区分为安全高自尊者和脆弱高自尊者，探讨这两类群体在面对自我威胁时是否都会增加其物质主义水平。结果表明，在面对威胁时，只有脆弱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变高，安全

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反而下降。结合价值观系统理论, 我们认为, 对于安全高自尊者, 面对自我威胁时的反应是向内提升自我, 相对立的外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下降, 这说明他们不会像脆弱高自尊者一样借助外在物质来维持自我的发展。因此, 本研究有助于从个体差异的角度更深层次地理解自我威胁和物质主义的关系。

最后, 以往的物质主义研究主要是从个体特质、价值观等相对稳定的个体特征出发进行解释, 忽视了物质主义表现形式背后的自我需求和动机(郑晓莹 等, 2017)。符号自我完成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功能视角的物质主义理论是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 这些理论均重视自我建构和心理动机, 将物质主义视为个体对自我身份威胁的特定反应, 自尊是自我身份的动机之一(Heppner & Kernis, 2011; Shrum et al., 2013)。为此, 在研究中, 我们一方面从心理需要的角度论证了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之间的关系, 即两类高自尊的形成与其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密切关联, 物质主义作为心理需要的表达工具, 成为脆弱高自尊者面对自我威胁时的追求目标; 另一方面, 我们还认为在脆弱高自尊者物质主义的形成过程中, 建构和维持自我的心理动机扮演了重要作用。简而言之, 本研究为异质性高自尊、物质主义及其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基于需要和动机的可能视角。

5.3　实践启示

在引导人们用正确的价值标准看待物质、物质享受和物质利益的价值观教育中, 教育者应当考虑到人们的自尊类型, 以及引发脆弱高自尊者物质主义的威胁情境。具体而言, 高自尊者存在多种类型, 要区别对待。安全高自尊者一般表现出较低水平的物质主义, 而脆弱高自尊者和低自尊者同是高物质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群。我们要理解脆弱高自尊者的高物质主义背后的心理需求, 他们对金钱的热爱不止于金钱能够满足其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 还在于金钱背后的象征意义能满足其深层次的心理需求——自尊需要。这就需要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意识: 只有提高自主性, 增强自身能力, 发展良好的社会关系, 才能真正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此外, 还要引导脆弱高自尊者正确看待威胁情境, 关注自己的内在力量和核心价值, 将威胁情境视为一种自我成长的机遇, 通过向内接纳自我, 建立良好的积极自我观而使自己从物质主义的影响中解脱出来。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首先, 本研究虽然在研究 2 和研究 3 中设置了无自我威胁的对照组, 但采用的是向下比较和积极反馈的方式, 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并非是中性条件的对照组。因此, 未来研究中可以多增加一个中性条件的对照组, 探讨三种条件下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的关系。其次, 研究 1 虽然涉及到低自尊者与脆弱高自尊者、安全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差异比较, 但由于条件限制, 研究 2 和研究 3 并未将低自尊者纳入到分析中来, 今后可进一步探讨低自尊者在面对自我威胁时与两类异质性高自尊者的物质主义差异。再次, 虽然本研究在实验设计中采用不同的方法操纵了自我威胁, 却没有操纵安全/脆弱高自尊, 因此, 从严格意义上讲, 本研究并不能确定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有待于未来研究采用更为严格的实验设计予以考察。还有, 依据自我决定理论和功能视角的物质主义理论, 本研究虽将需要和动机作为建构与分析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之间关系的视角, 却没有测量或操控基本需要和动机, 使得异质性高自尊与物质主义之间的过程机制并没有获得细致的考察。最后, 异质性高自尊的观点除了能够厘清高自尊与物质主义的关系, 还可以解释很多高自尊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 未来研究可从安全高自尊和脆弱高自尊的角度更细致的探讨高自尊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致谢: 本文的英文摘要部分得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Stephen A. Bahry 教授和 Jia Luo 教授的支持, 特此鸣谢。

参　考　文　献

Ai, C. G., & Zuo, B. (2011). Application of single 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n group identific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9*(4), 476–478.

[艾传国, 佐斌. (2011). 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在群体认同中的初步应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4), 476–478.]

Borton, J. L. S., Oakes, M. A., & Lengieza, M. (2016). Fixated on rejection: Attentional blindness following socially rejecting faces in people with defensive self-esteem. *Self and Identity*, *16*(1), 62–81.

Burroughs, J. E., & Rindfleisch, A. (2002). Materialism and well-being: A conflicting value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9*(3), 348–370.

Cai, H. J. (2003). The effect of implicit self-esteem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explicit self-esteem and implicit self-esteem.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5*(6), 796–801.

[蔡华俭. (2003). 内隐自尊效应及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关系. *心理学报*, *35*(6), 796–801.]

Chang, L. C., & Arkin, R. M. (2002). Materialism as an attempt to cope with uncertainty.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19*(5), 389–406.

Chan, K. (2013). Development of materialistic values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Young Consumers: Insight and Ideas for Responsible Marketers*, *14*(3), 244–257.

Chaplin, L. N., & John, D. R. (2007). Growing up in a material world: Age differences in materialism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4*(4), 480–493.

Cutright, K. M., Wu, E. C., Banfield, J. C., Kay, A. C., & Fitzsimons, G. J. (2011). When your world must be defended: Choosing products to justify the system.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8*(1), 62–77.

Deci, E. L., & Ryan, R. M. (1995). Human autonomy: The basis for true self-esteem. In M. H. Kernis (Ed.), *Efficacy, agency, and self-esteem* (pp. 31–46). New York: Plenum Press.

Faul, F., Erdfelder, E., Buchner, A., & Lang, A. -G. (2009).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es using G*Power 3.1: Tests for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1*(4), 1149–1160.

Greenwald, A. G., Nosek, B. A., & Banaji, M. R. (2003).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 An improved scoring algorith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2), 197–216.

Heppner, W. L., & Kernis, M. H. (2011). High self-esteem: Multiple forms and their outcomes. In S. J. Schwartz., K. Luyckx & V. L. Vignoles (Eds.), *Handbook of identity theory and research* (pp. 329–355). New York, NY: Springer.

Huang, L., Yang, T. Z., & Ji, Z. M. (2003). Applicability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in Chinese.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17*(1), 56–58.

[黄丽, 杨廷忠, 季忠民. (2003).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群适用性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7*(1), 56–58.]

Jiang, J., Liang, J., Yang, Q. Y., & Ke, Y. N. (2015). Peer culture pressure and adolescents'materialism: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Chines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1), 92–96.

[蒋奖, 梁静, 杨淇越, 克燕南. (2015). 同伴文化压力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自尊的调节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1), 92–96.]

Jiang, J., Zhang, Y., Ke, Y., Hawk, S. T., & Qiu, H. (2015). Can't buy me friendship? Peer rejection and adolescent materialism: Implicit self-esteem as a mediato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8*, 48–55.

Jordan, C. H., Spencer, S. J., & Zanna, M. P. (2005). Types of high self-esteem and prejudice: How implicit self-esteem relates to ethnic discrimination among high explicit self-esteem individual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5), 693–702.

Jordan, C. H., Spencer, S. J., Zanna, M. P., Hoshino-Browne, E., & Correll, J. (2003). Secure and defensive high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5), 969–978.

Karpinski, A., & Steinman, R. B. (2006). The single 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as a measure of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1)*, 16–32.

Kernis, M. H. (2000). Substitute needs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ragile and secure high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Inquiry*, *11*(4), 298–300.

Kernis, M. H. (2003). Toward a conceptualization of optimal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Inquiry*, *14*(1), 1–26.

Kernis, M. H., Cornell, D. P., Sun, C. R., Berry, A., & Harlow, T. (1993). There's more to self-esteem than whether it is high or low: The importance of stability of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6), 1190–1204.

Lambird, K. H., & Mann, T. (2006). When do ego threats lead to self-regulation failur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defensive high self-estee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 1177–1187.

Lee, J., & Shrum, L. J. (2012).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versus charitable behavior in response to social exclusion: A differential needs explan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9*(3), 530–544.

Liang, Y., Liu, L., Tan, X., Huang, Z., Dang, J., & Zheng, W. (2016). The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corrupt inten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materialism.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1063–1073.

Li, J., & Guo, Y. Y. (2009). Revision of material value scale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7*(4), 280–283.

[李静, 郭永玉. (2009). 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修订. *心理与行为研究*, *7*(4), 280–283.]

Li, J., Lu, M., Xia, T., & Guo, Y. (2018). Materialism as compensation for self-esteem among lower-class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1*, 191–196.

Maio, G. R., Pakizeh, A., Cheung, W. Y., & Rees, K. J. (2009). Changing, priming, and acting on values: Effects via motivational relations in a circular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4), 699–715.

Mandel, N., Rucker, D. D., Levav, J., & Galinsky, A. D. (2017). The compensatory consumer behavior model: How self-discrepancies drive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7*(1), 133–146.

Maria, Z. A. (2018). When does self-improvement undermine materialistic tendencies, and when does it strengthen them?. *Current Issues in Personality Psychology*, *6*(1), 17–25.

Marlowe, D. P., & Crowne, D. (1993). Marlowe-crowne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s (MCSD). In X. D. Wang., X. L. Wang & H. Ma (Eds.), *Handbook of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scale* (Supplement, pp. 387–389).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Marlowe, D. P., & Crowne, D.(1993). Marlowe-crowne 社会期望量表(MCSD). 见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编).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本) (pp. 387–389).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Maxwell, S. E. (2004). The persistence of underpowered studie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medies. *Psychological Methods*, *9*(2), 147–163.

Nagpaul, T., & Pang, J. S. (2017).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contingent self-esteem and materialism: A correl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34*(6), 610–622.

Noguti, V., & Bokeyar, A. L. (2014). Who am 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cept uncertainty and materi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5), 323–333.

Park, J. K., & John, D. R. (2011).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The influence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self-esteem on materialism.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1*(1), 73–87.

Qiu, P. (2010). *Defensive reactions to self threat in consump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ffirmation*.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Winnipeg, Canada.

Richins, M. L., & Dawson, S. (1992). A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3), 303–316.

Roberts, J. A., Manolis, C., & Pullig, C. (2014). Contingent self-esteem, self-presentational concerns, and compulsive buying.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31*(2), 147–160.

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neider, D. J., & Turkat, D. (1975). Self-presentation following success or failure: Defensive self-esteem mode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3*(1), 127–135.

Schubert, N., & Bowker, A. (2019). Examining the impostor phenomenon in relation to self-esteem level and self-esteem instability. *Current Psychology*, *38*, 749–755.

Schwartz, S. H. (1992).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P.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5, pp. 1–6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Shrum, L. J., Wong, N., Arif, F., Chugani, S. K., Gunz, A., & Lowrey, T. M., Nairn, A., … Sundie, J. (2013). Reconceptualizing materialism as identity goal pursuits: Functions, proces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6*(8), 1179–1185.

Sivanathan, N., & Pettit, N. C. (2010). Protecting the self through consumption: Status goods as affirmational commodit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3), 564–570.

Smallets, S., Streamer, L., Kondrak, C. L., & Seery, M. D. (2016). Bringing you down versus bringing me up: Discrepant versus congruent high explicit self-esteem differentially predict malicious and benign env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4*, 173–179.

Tian, L. M., & Zhang, X. K. (2006). Heterogeneity of high self-esteem.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5), 704–709.

[田录梅, 张向葵. (2006). 高自尊的异质性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14*(5), 704–709.]

Vignoles, V. L., Regalia, C., Manzi, C., Golledge, J., & Scabini, E. (2006). Beyond self-esteem: Influence of multiple motives 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2), 308–333.

Vrabel, J. K., Zeigler-Hill, V., & Southard, A. C. (2018). Self-esteem and envy: Is state self-esteem instability associated with the benign and malicious forms of env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3*, 100–104.

Wang, Y. L., Li, J., & Guo, Y. Y. (2016). Being-towards-death and unwinding-through-wealth? Impact of existential insecurity on materialism.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9*(4), 921–926.

[王予灵, 李静, 郭永玉. (2016). 向死而生, 以财解忧? 存在不安全感对物质主义的影响. *心理科学*, *39*(4), 921–926.]

Xu, X., & Yao, J. X. (2001). Revision and test of physical self-perception profile for college students. *China Sport Science*, *21*(2), 78-81.

[徐霞, 姚家新. (2001). 大学生身体自尊量表的修订与检验. *体育科学*, *21*(2), 78-81.]

Yang, X. H., & Zhang, L. (2011). On the influence of heterogeneity of high self-esteem on social-psychological health.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 (Liberal Arts Edition)*, *24*(2), 129–132.

[杨晓慧, 张林. (2011). 高自尊的异质性对社会心理健康的影响.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4*(2), 129–132.]

Zhang, R. J., Li, W. H., & Hu, Y. (2005). Defensive styles and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solving styles by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1*(3), 108–111.

[张荣娟, 李文虎, 胡芸. (2005). 不同自尊的大学生防御方式及其人际冲突解决方式的比较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1*(3), 108–111.]

Zhang, X. K., & Tian, L. M. (2005). The buffer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the depressive and anxious reactions to induced failur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7*(2), 240–245.

[张向葵, 田录梅. (2005). 自尊对失败后抑郁、焦虑反应的缓冲效应. *心理学报*, *37*(2), 240–245.]

Zheng, X. Y., Ruan, C. H., & Peng, S. Q. (2017). Materialism as a tool of constructing the self: The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10*(1), 10–16.

[郑晓莹, 阮晨晗, 彭泗清. (2017). 物质主义作为自我建构的工具: 功能主义的研究视角. *心理研究*, *10*(1), 10–16.]

Outwardly strong but inwardly weak, pretensions to wealth?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heterogeneous high self-esteem on materialism in a self-threat situation

YANG Baoyan[1,2], CHEN Shasha[1], SU Shaoqing[1], CHEN Fangli[1]

([1] *School of Psych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 of Northwest Ethnic Minoriti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Self-esteem, as a core individual variable, has a long-standing inverse relationship with materialism. However, som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people with high self-esteem have higher materialistic orientation than those with low self-esteem, which contradicts previous research. In this connection, researchers need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variables. The heterogeneity hypothesis of high self-esteem holds that there are secure high self-esteem and fragile high self-esteem in high self-esteem groups, which may guid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whether materialistic orient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sub-types of high self-esteem, that is, that high

self-esteem is heterogeneous, and to explore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would change under self-threat situations.

To delve deeper into the impact of high self-esteem on materialism orientation, three studies were conducted. In study 1, 420 college students from 4 universities were surveyed by questionnair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eterogeneous high self-esteem and materialism. Study 2 was aimed to ver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used attractiveness threat to self-esteem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attractiveness threat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high self-esteem and materialism where participants with fragile high self-esteem and secure high self-esteem were randomly assigned either to the attractiveness threat group or the control group. They were asked to compare their own attractiveness to the most and the least attractive images of the same sex selected from pre-test, respectively. Study 3 used intellectual threat as a form of self-threat priming and measured materialism at the implicit level where heterogeneous high self-esteem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intellectual threat group or the control group. The former completed 13 difficult questions from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 and received negative feedback, while the latter completed 13 simple questions from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 and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The results of study 1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fragile self-esteem and materialism was positive,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secure self-esteem and materialism was negative. The materialism of people with high fragile self-esteem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ith high secure self-esteem. The results of study 2 suggested that attractiveness threat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terogeneous high self-esteem and materialism. Specifically, in the attractive threat scenarios, materialism of secure high self-esteem was low, while materialism of fragile high self-esteem was high. In the non-attractive threat situation, the difference in materialism measures between them was insignificant. This finding was further replicated in study 3 where intellectual threat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terogeneous high self-esteem and implicit materialism. Notably, in the context of an intellectual threat, implicit materialism of the secure high self-esteem group was low, while implicit materialism of the fragile high self-esteem group was high. In the non-intellectual threat situation, the difference in implicit materialism scores was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ous high self-esteem, this study essentially proved the low materialism level of those with secure high self-esteem and high materialism level of those with fragile high self-esteem. It signifies that the two conclusions of previous studies are reasonable. If there exists a greater number of secure high self-esteem individuals among a population of high self-esteem pers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self-esteem and materialism is negative. On the contrary, if there is a greater number of fragile high self-esteem individuals, the relationship is positive, thereby solving the puzzle of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self-esteem and materialism. Furthermore, this study can urge educator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ren's secure high self-esteem rather than unquestioningly cultivating high self-esteem.

Key words heterogeneous high self-esteem, materialism, self-threats

附录：研究二中的吸引力威胁材料


男性吸引力威胁组材料


男性对照组材料


女性吸引力威胁组材料


女性对照组材料